

与何公洲聊天

■郭 昕

窗外是阴天，雾霾不约而至。虽然让人讨厌，但它还是来了。在连呼吸都变得奢侈的时候，与有意思的人聊天就变得更加珍贵起来。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身边或者天边能有几位聊友也成了奢侈与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去北京出差，每次公干以后，习惯性地就会给何公洲先生打一个电话。如果不忙，我就打个车到他画室去坐坐，当然，不是为了蹭饭，而是为了聊天。就像在郑州，智慧的张宇，聪明的乔叶是我的聊友一样，何公洲是我在北京的聊友。

何公洲是河南辉县人，是一个大教授，在首都大学教书法。写书法的都是这个社会的牛人，更何况是一个教书法的人，总以为他是一个不可接近或者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这样的人，我是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向他靠近的。可是，经朋友介绍，我们相互有所了解以后，我发现他竟然是一个有趣的人，优雅的人。通过聊天，我还发现他与河南文艺界许多人也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对于吃河南文艺界奶水长大的我来说，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亲人一样的感觉。

老师就是老师，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传道授业解惑是天职，给人半桶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何公洲教书法，带书法研究生，自己的字自然也写得好，好得让许多专门写书法的名家羡慕嫉妒恨，直想一刀把他杀

了。这还不算，他还由书法及中国画，画得虽然说不上出了神入了化，但也有不给人留饭吃的意思。这样的人，身上技艺多，占地方也就大，身边的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很热闹，但真正的朋友少，可供聊天的朋友也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这样的人，心里冷得慌，大都是珍惜友情的人。一旦和人交了，心里面也就认下了。认下了也就有天荒地老不相弃的意思了。我不在意自己是凤毛还是麟角，他拿我当忘年交，我也就忘了他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去扰他。每次见都是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文学艺术地乱侃一通，感觉如同洗桑拿浴一样舒服与痛快。

何公洲画师从戴敦邦。戴敦邦是上海交通大学文学艺术系的教授，是蜚声海内的中国画家，也是深受读书人喜爱的插图艺术家。对他的了解，缘于我读过一本名叫《上海老味道》的文化书。那本书中的插图就是戴老先生画的。一本主要谈“吃”的文化书因了那插图而变得有生气、有情趣，搅得人的胃蠢蠢欲动，恨不得穿越时光去把那些好吃好吃的东西拿过来大快朵颐。论画画，戴敦邦以铁线描而著名，何公洲也因铁线描而成名。两个人，论师承，一个是师傅，一个是弟子。论流派，一个是“海派”，一个却是“京派”，很是有点意思。

何公洲的脑子里有着千奇百怪的想法

与念头。有人聊天，他就把那些想法与念头用话语表现出来。没人聊天，他就用画笔把那想法与念头画出来。故而，他的画室里有很多让人看了大吃一惊的大画。有一次无意之间与他聊起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他竟然让我看了一幅衣冠文化的大画。那幅画叫《中国衣冠图》，画的是从原始夏商周到元明清朝代的中国衣冠变迁史。用画笔给中国文化作注解竟然成了他的一种自觉行为。我纳闷，当艺术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的时代，谁会为他的这种自觉行为埋单呢？这位年轻的老先生是不是有些愚，有些痴了呢？

前些时候，当我再次与他见面的时候，我们聊的话题变了，他竟然跟我聊起了中国的词律。对于这一文化门类我只读过万樹写的《词律》一书。万樹是清康熙朝人，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词学家与戏曲文学家。他没有做过官，一生漂泊，可却给国人留下一本特别的大书。何公洲聊这些做什么用呢？他是想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要画画呢？如果是做学问，他弄明白这些个讲给谁呢？如果要画画的话，那他怎么下笔呢？我没有问他的目的，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性，或许他只是跟我聊聊而已。聊聊也就聊聊吧，只要好玩，只要痛快，只要舒心就行啊。

散文

鱼儿和鸟儿的爱情故事

■宋志军

那个时候天还很蓝。
那个时候水还很清。
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一条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河流中游来游去，它的心情好极了。水是那么清，天是那么蓝，它似乎能感受到水面上吹来的微风，似乎能呼吸到水面上清新的空气。天空的云朵儿倒映在水中，鱼儿穿行其中，仿佛在空中飞翔一样。

一只鸟儿在清波荡漾的水面上飞来飞去，它的心情也好极了。它似乎能感受到水中透出来的清新，似乎能畅饮到水的甘甜。它欣赏着自己在水中美丽的身影，仿佛在水中畅游一样。

鸟儿看到了鱼儿，鱼儿也看到了鸟儿。它们彼此惊艳于对方的美丽，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对方。鸟儿欢快地用翅膀在水面上划开一条线，水面上盛开起一圈又一圈的美丽波纹。鱼儿也欢快地跃出水面，在空中划出一条矫健的弧线。它们就这样表达着彼此的爱情，尽管它们知道，这样的爱情注定没有结局。

它们仍然真诚地爱着对方。

一斤小麦、豆子、玉米、高粱、绿豆……有多少粒。

等待是痛苦的。同龄人中，白发最早上了小花的头，她的腰身也最早佝偻了。她常在村口痴痴地远望。她耳畔常常响着男人的声音，等着我，我一定回来。

就是为了等他，她青丝熬成了白头。

有了一百年的苦苦坚守，普雅花轰轰烈烈地绽放了。她那巨大的花穗高达十米，像塔一样高高地矗立着，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香气——她终于用一百年的光阴换来了两个月的美丽花期。

有了五十多年的苦苦坚守，她终于等来了甜蜜的团聚，男人终于从海岛回来了，却是拖家带口回来的。相互握着布满硬茧的手，泪眼望着泪眼，他们心中汹涌着一股股暖流。

小花让她的儿子、女儿、女婿、孙儿、孙



夜思（四首）

■薛顺民

（一）
抬空观玉兔，回首叹人间。
阅尽沧桑事，风寒酒未干。

（二）
一别百事空，慷慨沐寒风。
怅然仰天笑，何方无月明？

（三）
乐取休闲夜，星沉人未还。
楼空悲宜切，思远意缠绵。

（四）
面窗无奈何，独自叹蹉跎。
天外星辉冷，可否共小酌？

散文

有这么一种花，孤零零地生长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荒凉高原上，寂寞生长一百年才绽放一次。这种花就叫普雅花。

有这么一个女人，结婚刚三天男人就被散兵掳走了。她等啊等盼啊盼，一年，两年，十年，五十年……这女人就叫小花。

五十年的光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个离开了男人的女人来说，该是何等漫长啊！

好在三天的耕种有了收获，小花生了个叫盼盼的儿子，后来又要了个叫念念的女儿，也算是儿女双全了。

等待是漫长的，甚至是遥遥无期。等待是寂寞的，长年累月没一个能说悄悄话的人。

该怎样打发漫漫长夜？小花做过鞋，村里好多人都免费穿过小花做的鞋。小花数过麦子、豆子、玉米、高粱、绿豆……小花知道

诗歌

黄泛区电视台赋

■翟国胜

黄泛区电视台，创业二十余载。人民喉舌，舆论重地。不断开拓，两移其址。北依漯西公路，机场高速相连；南有平畴良田，极目农林相间；东邻小城新区，楼房林立成片；西望万亩梨园，春华秋实年年。幽雅庭院，耸立发射高塔；绿树红花，簇拥才女俊男。占安宁之地利，得交通之方便。无城市之喧嚣，有花园之景观。环境优美，赏心悦目；员工敬业，争先奉献。讴歌时代，弘扬正气，频出精品力作；传承文化，传播文明，助推社会发展。

三秋桂香，胜景盛情。不避才疏，歌以抒情；激浊扬清，祈出黄钟大吕；尽忠竭智，旨在中华振兴。

登泰山感怀

■从国峰

（一）
五岳之首不虚传，峰峦叠嶂景无限。
登高一呼群山应，披纱红日跃海天。

（二）
泰山奇景十八盘，宛若巨龙绕山间。
步步登高添豪兴，南天门上会神仙。

（三）
凌晨偕友登泰山，路静人稀山风寒。
玉皇极顶观日出，历尽艰辛苦也甜。

栽一棵圣诞树（外一首）

■徐桂荣

精心拾掇一块地，一块向阳的坡地
种一棵圣诞树在那里
算好日子与时辰，赶在圣诞节来临之际
树上刚刚好，结满礼物和祝福

朋友，那时候，你一定要来
一定要到我的庄园我的圣诞树下
我将备置盛大的月光宴请你
我将备置诗酒歌舞款待你

圣诞树上的太阳，星星，月亮
花朵，果子，糖，玩具
你喜欢什么就摘什么，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

这是个快乐的节日。快乐的节日里
朋友，请你放下所有的烦累和牵挂
带着微笑来，带着一颗纯净的心来
与我在圣诞树下，交换祝福与希望

冬至

最短的白天之后，将是
最长的夜晚。最长的长夜里
可否有最圆满最甜蜜的梦宴？

一个节气又一个节气，如链珠
从指间滑过。今天，只是期间
最寒冷最锋利的一个

这一天，我们要顺应乡俗
围在一起包饺子，喝酒，唠嗑
用外来的能量，驱逐体内的冰寒

并一声一声更真切地听见
黄土下亲人的呼唤。一声一声
将你一点点唤热，再一点点
唤成冰碴儿